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郵亭午夢

成化辛卯秋，磧外遊魂孛兒忽等，烏合犬羊，由雁代迤西直抵延綏寧夏之鄙，咸被其蠱斯之害，遂勞師旅，少卻民恙。然在邊之倉胥為之一空。王辰歲，郎中戶部東蒙炯然李公奉命總董糧儲於各邊。及秋，至延綏而西行焉，宿平夷堡。次早又西行，將四十五里，俄有兵數百騎來迎。其首將下馬報曰：「婆羅堡守備指揮使高翔來接。」公笑而謁起，命上馬衛從。又行十許裡，遙見有大山當西拔起，其支山自南而東趨，四合相拱。其北明沙際天，遠入煙外，有河自西北而走東南。其兩山之間，有雲如煙棚，凝結不散。公揚鞭指之曰：「斯何處也？」翔策馬而應曰：「婆羅堡也。」及至煙棚，乃在大山之東，支山之北，巨坡之畔。公呼翔曰：「汝謂此為婆羅堡，今乃一空山耳。」翔曰：「此西北山址，有旗處，婆羅堡也。」公曰：「那有其城在彼，其煙棚在此者？」翔曰：「此非煙棚，乃今延綏鎮帥許靖虜破敵之故壘也。當日煙霧凝於壘上，至今不散。」公曰：「噫，異哉！」遂引馬近壘而觀焉。

其壘居一掌之坡，東西長六七十步，南北闊三十步許，大山抱其西，支山走其南，沙埠拱其東，長河繞其北，遺骸斷鏃悉遍沙草。公喟然歎曰：「想像當日兵必不多，何壘之小也！」翔曰：「一千五百騎耳。」公又曰：「賊有幾何？」翔曰：「約二十四五萬。」公笑曰：「此謬言也，世間未有此理，必他人傳道之訛耳。」翔曰：「翔父鳳同孫鉞敗於此，遂戰死。翔時從父，為賊所迫，遂潛於西山之巔。請虜與賊相持，歷歷可見，語話亦歷歷皆聞。茲事惟翔知見極詳。」公曰：「爾當為我備道本末。」遂並轡而行。翔曰：「自去歲秋，邊烽少息。時太監傅公、撫寧侯朱公、都御史王公，班師之次也。忽有賊二十四五萬，其首孛兒忽、何羅出、亂加斯蘭等，分三路入境搶掠。而游擊將軍孫鉞率兵三千騎，適遇賊於此。地勢不能避，遂縱兵大戰，眾寡不敵，為賊所乘。時許靖虜捉精騎一千五百行邊，亦近婆羅堡。適聞孫鉞被攻甚急，乃謂眾曰：『今欲招兵本鎮，則緩不及事。兵貴拙速，爾等素稱忠勇，今日之事正大丈夫報國揚名之秋。我為諸卿先登，敢後者斬。』眾咸遵令。凡二時，馳八十里，遇孫鉞為賊所敗，傷死混逐，煙塵蔽天。賊陣之廣，約大數十里，靖虜下令曰：『賊勝而驕，陣大而亂。今日之戰，真可賀戎矣。』令眾各持短兵，卷旗直入。出賊陣後，往返數肆，電擊雷奔，震蕩若風。靖虜人馬皆赤，賊不能當，由是斂兵少避。孫鉞方得入堡。

靖虜結圓陣，據於中，賊雲合而攻之。自己至申，凡數十合，賊之死者信於鉞兵，而未嘗得靖虜一箭羽。賊酋會議於西山之巔，戮其不用命者一人於陣前，以勵其號令。乃分其眾為十三陣，陣二萬餘騎，圍靖虜以守之。舉一麾則一陣進戰，分番相代，意在使靖虜不得休息，更不料所御之急耳。如此不息者，盡半日一夜。

及日再出，賊知計力俱窮，乃令一酋能華言者率百十騎近陣，求主將相見。靖虜策馬徑出，從騎欲從，靖虜叱退。離陣數十步，當賊按轡而立，曰：「爾虜欲見我，何意？」酋曰：「我是和寧王家小千戶，天順年間也先太師討回我去，如今升做開王了，見管著二萬哨馬。孛兒忽太子著我來問，你是甚麼人這等大膽？領著幾個尋死的軍，到敢與俺二三十萬精兵廝殺。我太子欲要著大勢人馬齊蹙下來，只怕可惜了這些馬，就蹙殺你這些人，也沒意思。著你將眾人的馬都送與太子，把你這些生靈都放了。你若不依，要飛也飛不出去。」靖虜笑曰：「你這驢狗，把這大話恐誰？殺上數十日，不走的便是好漢。」其酋復曰：「你那虎頭將軍，領著三千黑毛軍，在邊上欺負了俺十數年，昨日被俺一陣殺散了。量你這幾個人，到得那裡？」靖虜復笑而免胄示之，酋驚跳下馬，與其從騎羅拜於地，曰：「那顏昨日敗了，今日如何又在此處？」靖虜曰：「我於三日前升做靖虜將軍，如今鎮守駱駝城。昨日與你廝殺的，是新游擊將軍孫總兵。若是昨日有我領著黑毛軍，你這驢狗又是死。」其酋笑曰：「我道昨日不相那顏布擺，原來真個不是。如今天在上，那顏在上，我也不敢說閒話了。乞告那顏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只與我六匹馬牽去，送與三個大頭兒，俺達達人的禮數，不肯空了仁義，一定他也送六匹馬來回奉。若不依我說，恐那顏不得解手。」靖虜曰：「你這廝口裡說是天朝人，卻又不知法度。你回去與那驢狗每說，我正要解悶，教他只管來攻。」其酋辭屈，含忿徑去。

少頃，每營出虜數十騎，散若列星，圍靖虜之營，或進或退，或攻或射。靖虜令將士安坐，礪其刀箭，不發一矢。而謂眾曰：「此賊若不大斃，則膽不破。」乃令通事飾以華服，若將領辨，因作胡語號於眾曰：「兀那西山頭上，狼頭轟下，穿紅的孛兒忽，那廝是個婆娘，領著一伙驢奴才，只會放羊。如今將西北營角開了，一齊上去，拿住孛兒忽祭旗，搶些馬來大家受用。」言未絕，其攻騎忿罵星馳去報。靖虜知賊激動，開陣嚴待。賊乃選精甲五六千，各持短兵，團為一隊，如鐵山飛輓而下。靖虜笑曰：「賊墮我算乎！」乃令弓矢隱植，而楯復蔽其神槍大炮，蹲甲而坐。外示輕敵，實欲使賊不測。賊至二十步猶不動，待其兵刃相接，忽然齊起。弓箭手擊於兩傍，挾而齊射，舞楯者衝其兩脅，大炮神槍當中兩發，如擊牆壁，無一炮一矢不中人馬者。當前之賊欲避不能，在後之賊貪進不止，頃刻自相蹂躪，血肉枕藉如丘阜。靖虜下令曰：「敢追賊者，斬！」乃使驍將白道山，擒其穿紅賊首一人。審係孛兒忽麾下平章。靖虜令斷其一臂，割去其發，冀穢其首，放歸以辱之。

孛兒忽不勝忿辱，大呼馳下，親當矢石，麾其十三營齊進。靖虜號令於眾曰：「昔張巡許遠以三千人守睢陽，古今稱義，同儕有六王之褒，血食至今不絕。以我輩今日之戰，又無城可依，兵且半之，眾若一心，則巡遠之功復成於目下。」眾皆歡呼，無不當百者。賊皆下馬死戰，彼此躡甲交射，拳手相搏，賊之死傷被地，集矢如柴，人不能行。如此者三時而退，終不能得靖虜一卒。

至夜，靖虜謂眾曰：「賊累不勝，乘此月暗，必來劫營。」乃令炮手數十，伏於百步之外，至半夜，果有千餘賊銜枚而來。既入其伏，炮火齊發，營中復鼓噪之。賊驚走迷路，其墮岩落水死者甚眾。及日再出，四山悄然，並無一賊矣。將士皆喜，欲整隊入堡。靖虜怒曰：「敢動者斬！」復令嚴陣以待。至巳時，忽見黃塵漲天，賊自四山溝壑一時湧出，分數百隊圍靖虜軍三匝。眾皆稱靖虜為神算。然賊亦不敢浪戰，但相持而已。靖虜令軍士為拳搏之戲，以示閒漫。一人失跌，兩軍皆笑。

至夜，遙見虜營舉火，遠近相應。靖虜笑曰：「虜遁矣。若假我精兵五萬，今日機會，必得大捷。」至四更，聞虜營響聲大噪，靖虜乃舉炮鳴鼓，若將追者。賊遂不成軍而遁，兩山土民杖白挺逐之，賊所棄氈皮衣物、盔甲弓矢之屬，舉之連日。

初靖虜因行邊遇敵，糧水俱乏，已有妙面二升，不忍獨食，遂當風揚之，以示同義。及此圍眾，乃共以馬之肉血以充飢渴耳。賊既退，乃振旅還堡。其孫鉞迎拜，且泣曰：「公享破敵之功，鉞負失利之罪，其憂喜之情，天壤懸絕。」靖虜下馬，拉鉞之手而笑曰：「予之功，公之功也；公之罪，亦予之罪。」盡以擒斬共之。其高翔備談俱悉，而李公傾聽不倦。

行話間，乃至婆羅堡矣。李公既入館，驚悚歎咤，不更衣不澤面，復呼翔問曰：「茲戰之後而許靖虜授何升賞？」翔曰：「無。但以孫鉞失利、靖虜破敵作一事奏之，故兩質之而矣。」李公復驚曰：「茲事誰為之主？」翔曰：「初發於靖虜，長者之言，既成於總制者，遮掩失利之計耳。」於是李公撫膺仰面大呼曰：「皇天后土，豈期堂堂之世而秦岳之事復見於今日耶！」遂忿書一律於壁，擲筆於地，大歎一聲，就枕寢矣。其詩曰：

落日沙場駐馬時，為憐鷓鴣此相持。
眾拚一網龍荒盡，獨保全師虎口歸。
死裡致生雖幸事，寡能敵眾是男兒。
可憐萬里天門遠，誰向重瞳說是非。

寢既熟，夢二人，一烏帽白衣，一武弁介冑，於前揖而告曰：「公巨儒也，胡為行事草草，幾陷我等於罪責。」李公驚而視曰：「叟等何人？又有何罪責之說？」叟曰：「吾等乃此處山靈河伯也。因公忿恨，氣沖天府，遂感九天游察使者降此。更讀公詩，詳靖虜之忠跡，謂吾等不能扶忠抑邪，善惡失報，欲填吾等於天憲。吾等告游察曰：『曩者靖虜一聞孫鉞被圍，即不懷生，更欲捐軀報國。吾等奔訴天省，蒙差六甲九游，為其助威作氣。太上復吹金光，化為煙雲，以衛兵刃。不然焉有以一千五百騎而敗二

十五萬強虜，又殺虜死傷數千而不損一卒者乎？況向日煙雲，至今未散，可照。」其游察使者不即允信，係扭吾等。先案煙雲，更查天省，玄案相同，方釋吾等之罪。」李公驚喜不已，曰：「扶善抑惡，故自昭白，然靖虜之功，更成鳳聲水影，予豈得不有介介者乎！」叟笑曰：「自古名將，每因殺戮太過，鮮克美其終始者，非至仁者多無厥孫之遠業，甚至於不保首領。其許靖虜者，仁將也，然壽止得五十有六，惟應一子，又當沒於戰陣。今太上念彼衛國庇民，心存忠孝，特為注添陽壽一紀，復賜子三人，仍令沒於正寢。天道報德，默暗難知。公自今已往，更不可因忿弄筆，以瀆神鬼也。」

李公一笑而覺。急呼高翔，訴以夢中之事，命翔錄之曰：「吾老矣，恐不及見。爾可謹記此事，待後驗之。」翔每每向人備道之。